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资料丛书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编

两唐書回紇傳 回鶻傳疏證

刘美崧 著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资料丛书

两唐書回紇傳 回鶻傳疏證

书名题字: 周一良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编

刘美崧著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一九八九年·北京

责任编辑:陈克进

封面设计:计 森

责任校对:余启绪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资料丛书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编

两唐书回纥传回鹘传疏证

刘 美 崧 著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二十七号)

新华书店经销

江陵星光科技研究所激光照排.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印张 150 千字

1988年12月第1版 198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ISBN 7-81001-146-4/K.22

定价:3.20元

序

回纥、后称回鹘，是我国维吾尔族的先民，是我国北方古老的民族之一。她的族源可以上溯到商、周时期的鬼方，周及春秋时期的赤狄，两汉时期的丁零，南北朝时期的高车、敕勒，隋及唐前期的铁勒①，可谓源远流长。公元647年（唐贞观二十一年）回纥药罗葛部酋长吐迷度受唐封为怀化大将军兼瀚海都督并自称可汗，回纥势力自此逐渐兴盛。公元744年（唐天宝三年）骨力裴罗破后突厥，称骨咄禄毗伽阙可汗并被唐封为怀仁可汗，回纥已成为漠北强国。自此至公元840年（唐开成五年）回鹘为黠戛斯所破，二百年来，她和唐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她帮助唐朝攻灭了薛延陀和突厥汗国，平定了安史之乱，牵制了吐蕃向唐的骚扰；她和唐朝的绢马贸易和茶马贸易促进了双方的经济交流；回鹘人的服饰也为唐朝的宫女所仿效。虽然回纥与唐朝在一些地方仍有矛盾和摩擦，但和平友好却是主流。已故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在其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中说：“回纥与唐的关系是一种历史上罕见的和好关系”。唐代中期通过回鹘道维持与西域的交通及丝路的国际贸易；公元840年以后回鹘主要族帐西迁天山等地，尔后建立了西州回鹘、哈拉汗朝及甘州回鹘等政权。因之，回纥在唐史及中亚史上均占有重要的地位，研究回纥（鹘）史与整理其史料已成为一门国际性学科。

记述回纥历史的详尽史料要算《旧唐书》的《回纥传》和《新唐书》的《回鹘传》。这两传对回纥的族源、回纥在唐代的兴衰、回纥和唐王朝以及塞外各族的关系等方面都作了较为系统和完整的记录，是研究唐代回纥历史的重要史源和基本资料。两传所记，也有详略不同和互相抵牾的地方，但合而观之，正可以互相补充。当然，限于时代和对民族学知识的缺陷，两传也有疏漏、错误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使利用这两传的人碰到许多不

便。

刘美崧同志的《两唐书回纥传、回鹘传疏证》，把两唐书的回纥、回鹘史料并列在一处后，以疏证的形式（占主要篇幅），予以注释、补阙、考证、评议，既解决了两传分散两处检索不便的麻烦，又对两传的疏漏讹误加以补充和修正，为研究唐代回纥、回鹘史的人提供了一部完整可靠的资料。这不仅是一件对古籍的整理工作，也是一件对回纥史进行学术研究的工作。

《疏证》广泛收集和利用了有关回纥历史的原始资料与参考文献，吸取了新的科研成果。如漠北出土的突厥文《回纥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碑》、汉文《九姓回鹘毗伽可汗碑》，以及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的文书、文物；伊斯兰作家的著作如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拉施特的《史集》……；汉文史籍如《唐会要》、《册府元龟》、《资治通鉴》和唐人文集等；西方及日本学者有关著作以及我国学者专著如冯家升、程溯洛等的《维吾尔族史料简编》和其它学者的有关论文（详见本书所附参考书目）。读这本书，就获得了回纥史料研究的有关信息。

当然，《疏证》并不仅限于罗列和摘引各家研究成果，如旧日学者所作的《集解》、《集释》等工作；而是去粗取精，有选择有鉴别地为我所用，且取舍适宜，行文简洁流畅，避免了旧注疏家过于繁琐的缺陷。例如关于回纥改称回鹘的年代，一般根据《新唐书》、《资治通鉴》或《通鉴考异》定为贞元四年（公元788年）或贞元五年，本书则相信《旧唐书》的说法，定为元和四年（公元809年）。著者从其时回纥药罗葛氏政权为阿跌氏族所代替的历史情势考察，认为这一措施的意义主要反映了阿跌氏族取代药罗葛氏族，成为回鹘可汗所自出的统治阶级。著者在其《回纥更名回鹘考》中对此问题作了详细的考证和阐述。不管此说能否为回纥史学者普遍接受，但从此可以看出，著者不囿于旧说，在深入钻研回纥政局的内部情况后，才得出了这一独到的结论。

又如《新唐书·回鹘传》有一段说：“~~武宗~~宗时，大酋仆固俊自北庭击吐蕃，斩论尚热，尽取西州、轮台等城”。著者据《通鉴》卷250，咸通七年二月及十月条记事，指出仆固俊克西州、轮台和论恐热的被杀是两件不同的事：仆固俊收复西州轮台时在咸通七年二月，而论恐热当时驻在廓州（今青海化隆），他是被吐蕃人拓跋怀光擒杀的，时在咸通七年十月，与仆固俊无关。此事日本学者安部健夫和藤枝晃虽已指出，但他们仍认为仆固俊是从吐蕃手中夺取西州等地的。著者根据历史记载，认为此时吐蕃势力早已衰退，自顾不暇；仆固俊可能是从黠戛斯手中夺取西州轮台等城的，因为这时回鹘在西北的主要劲敌是黠戛斯，详见《论归义军节度与回鹘关系中的几个问题》一文。

《疏证》对于回鹘的属部及与其有密切关系的诸部族历史分别作了诠释和论证（约占全书篇幅的一半），订正了不少的讹误，诸如：《新唐书》误合“白霫”与“霫”为一部，《疏证》辩明：霫为东胡民族之一，与奚相近，深受契丹之影响；而白霫则属突厥族，初居郁督军山，后避薛延陀威逼，乃东徙鲜卑故地。又如《乌罗浑》，即《魏书》之乌洛侯国，其国西北有北魏先帝旧墟石室。内蒙呼伦贝尔考古工作者在嘎仙镇发现北魏太平真君四年（公元443年）祭祖的石刻祝文，据此定乌洛侯位于今嫩江流域，并作为确定室韦及其它有关部族的地理座标。再如《新唐书》的拔悉密部，其位置、人口、物产、风俗等，皆混入“驳（駝）马”部中，《疏证》予以辨明：拔悉密与驳马应是两个部落。

由此可见，著者的《疏证》，是在深入钻研的基础上作出的，因而他下的许多结论就比较踏实可靠。《疏证》更不同于一般的史籍选注，著者提出了很多独特的学术见解，且言之有据。

这里也应指出，《疏证》毕竟受到体裁的限制；不能完全要求它成为个人的“一家之言”，综合利用前人研究成果还是必不可少的。《疏证》在这一点上已经做到了，如两唐书《回纥传》开头说：“回纥，其先匈奴之裔也”，《回鹘传》说：“回纥，其先匈奴

也”。回纥是不是匈奴的后裔，这是一个大问题。以往一些中外学者根据两唐书的说法，认为回纥、维吾尔族是匈奴之后。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个看法已为多数学者否定。《疏证》在列举诸家之说后，同意冯家升、程溯洛等先生的论断，这一方面使读者能熟悉诸家之说，另一方面也能明辨诸说之是非，对一般读者起到引导作用。

回纥作为我国古代的少数民族，在语言称号及活动地区方面有其特点，《回纥传》《回鹘传》中就有许多回纥称号以及塞外地名等不好解释，《疏证》利用前人研究成果予以诠释，在遇到分歧时则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例如薛延陀真珠可汗诸子分封及其行政区划问题，史学界至今还有争论^③，骨利干的位置是否在贝加尔湖北岸，黠戛斯的原居地是在高昌一带还是在叶尼塞河上游等，《疏证》介绍诸家之说以后，作了较合理的选择与判断，为翻阅两传的人省却了检索之劳；此外，对国内外学者关于唐与回纥关系的一些错误观点，《疏证》也根据史实予以驳正，这些都是值得称道的。

唐代是我国少数民族和中原王朝接触频繁和关系密切的时代，两唐书中在这方面有丰富的资料供我们研究，也需要加以疏证以供利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王忠同志的《新唐书·吐蕃传笺证》和《新唐书南诏传笺证》开了个头，至今仍不失其学术价值。刘美崧同志这本《疏证》是继前两书出版将近三十年后出版的第三部著作。如专就研究回纥(鹘)历史而言，国外及台湾已出版了好多种《回纥传》《回鹘传》《北狄传》的译注、考证及研究著作^④，而在我国大陆出版界与学术界尚是一项空白，从这一意义来说，刘美崧同志的《疏证》出版，可以说是填补空白之作。它对于全面而正确地了解唐代回纥的历史，供研究维吾尔史及中亚史、推进学术发展与国际交流；乃至为制定民族政策、搞好民族团结提供历史借鉴，都是有帮助的。

《疏证》书稿曾由出版社转送我审阅；现在又应著者之请，

为《疏证》一书的出版作序。

杨志玖

1989年2月24日

附注

①鬼方说见段连勤著《丁零、高车与铁勒》第一章一、《丁零与鬼方的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6月第1版)

②澳大利亚学者马克拉斯(Colin MACKERRAS)在列举《通鉴考异》所引诸说后,认为贞元五年(789年)较为可靠。见其所著《回纥帝国》(澳大利亚大学出版社,1972年版158至159页)。

③如《历史研究》1982年6期、《中国史研究》1985年3期、1987年4期所刊熊德基先生与胡如雷同志商讨唐代及唐太宗的民族政策文章中,熊先生认为薛延陀真珠可汗只有曳奔与拔灼二子分主东、西方,未再划分为南北二部;胡同志则认为真珠可汗有四子得到分封,分主东西方与南北二部。

④如台湾已出版刘义棠《新唐书回鹘传考注》《维吾尔研究》、李符桐《回鹘史》;国外则有日本羽田亨《唐代回鹘史之研究》,山田信夫、佐口透护雅夫合编《骑马民族史2——正史北狄传》,苏联的玛利亚夫卡,捷克的马卡亚斯,土耳其安卡拉大学的欧钢,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马克拉斯……等,皆分别给两唐书《回鹘传》《回纥传》作译注、考证与研究(详见本书参考书目与附录)。

《两唐书回纥传·回鹘传疏证》

前言

回纥是继突厥与薛延陀之后，崛起于我国北方的游牧民族，在唐代曾建立了强大的回纥可汗政权，并接受了唐朝的册封，其主要的游牧地带是唐朝的羁縻府州。回纥后改名回鹘，曾助唐朝平定安史之乱，唐朝的公主多次与回纥（鹘）可汗和亲，建立了友好的姻亲关系；回纥族与汉族通过马绢贸易等方式密切了经济文化联系；回纥还是维持和发展“丝绸之路”的国际贸易中介者，在缔造和传播祖国的文明事业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公元九世纪漠北的回鹘政权衰败后，其主流西迁于天山等地，此后不久建立了西州回鹘、甘州回鹘及哈拉汗朝等政权。回鹘在历史上与其亲属部族丁零、铁勒、以及当地土著和其他部族，经过长期的融合发展成为现代的维吾尔族，是今天聚居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主体民族。回纥（鹘）是维吾尔族的祖先，所以，维吾尔族是祖国大家庭中历史悠久的成员。

回纥（鹘）的历史曾经引起中外学者的注意，研究维吾尔族历史及整理其史料已成为一门国际性学科。即以对《新唐书·回鹘传》作考释译注来说，国外及台湾便出了好几种本子；但在我国大陆目前还是一项待填补的空白。《旧唐书·回纥传》与《新唐书回鹘传》，较早而又系统地记录了回纥（鹘）族的兴起、发展，回纥政权称雄漠北，以及回鹘政权衰落后西迁天山等地的史实，是研究维吾尔族古代历史最重要的基本史料。由于历史上封建史学家的正统思想影响，加之两《唐书》各自的缺陷，所以《回纥传》与《回鹘传》对回纥（鹘）历史的记载，今天看来终嫌粗略，遗漏、讹误和疑点很多。作者以“疏证”的形式将其整理出来和读者见面，这对于阐明两唐书《回纥传》、《回鹘传》的原义、全面而正确地了解维吾尔族古代历史，是一项扎实的基础工

作。

我于1961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分配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研究所（现称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从事民族史科研工作。当时因工作需要着手编写《两唐书回纥传、回鹘传疏证稿》，并将日本安部健夫著《西回鹘国史的研究》一书译成汉文稿，以便为编写一部完整的维吾尔族历史打好基础。文化大革命暴发，这一工作中断，我以后也调离了新疆，在内地从事历史教学等工作。近几年来，我的师友及在新疆的老同事鼓励我把上述两部旧稿整理出来。《西回鹘国史的研究》译稿，送新疆人民出版社之后，复经出版社请人校审增译，业已于1986年2月印出第一版（计汉文32万字）。对于《两唐书回纥传·回鹘传疏证》稿，我在教学工作之余，不断加以补充修改，至1987年元月定稿。经中南民族学院历史系冯来仪教授介绍，寄给天津古籍出版社，该社编辑林雄同志阅稿后，他又送请隋唐史专家、南开大学历史系杨志玖教授审稿。杨教授与我素昧平生、且年过古稀高龄，却很认真地审阅了全部书稿，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对本书加以推荐，又慨允为书作序。北京大学周一良师为《西回鹘国史的研究》一书题签之后，对本书的修改和出版，经常不断地给以指导、鼓励与帮助，现在又再次为本书题签。

当前学术著作的出版遇到了经济上的困难，这就使本书未能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印出。改请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给以资助，经其审核将本书列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资料丛书之内。在得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有力资助后，本书才得以问世，送交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出版。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维吾尔族史的程溯洛教授还为本书写跋。中国历史博物馆的计森同志为本书设计了封面，江陵星光科技研究所承担了本书的排版与印刷。

本书虽是对两唐书回纥传、回鹘传的史籍整理，但在疏证时却博采有关原始资料及国内外学者的著述，去粗取精，考证疏

通，论译评议，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为了不使疏证过繁过琐，行文力求简洁，曾数易其稿，全书控制在14万字左右。在本书修改、易稿过程中，江西师大历史系82届、83届毕业班好几位同学曾为我抄稿；定稿时又由张国珍同志重抄一遍。

我特别要感谢许多关心与支持本书出版的同学和挚友，如：苏双碧（求是杂志社），王宏志、臧荣（人民教育出版社），朱睿根（中国历史博物馆），陈燮章（中央民族学院），李伯谦、张玉范（北大考古系与图书馆），唐耕耦、徐自强（北京图书馆）；王治来（湖南师大），易漫白（湘潭大学）；王明哲（新疆考古所）、郭平梁（新疆中亚所）、纪大椿（新疆历史所），张绪球（荆州博物馆），汪叔子（江西社会科学院）等同志。

最后，在本书出版时，我现在的工作单位——中南民族学院的领导及民族研究所、科研处的负责同志和不少关心本书出版的同志，都给了鼓励、支持和帮助。

对于上述各个方面的专家学者、负责同志、同学、朋友等，在此对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没有他们的帮助，本书的出版也许要拖得更久？！

《疏证》现在得与读者见面，个人水平有限，如有错讹，希望得到专家与广大读者的指正。

刘美崧

1988年12月写于武昌

中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

凡例

《旧唐书》修成于五代后晋年间，文繁而事赅，叙唐代前期的历史多采用实录国史旧本，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唐纪部分，往往以旧唐书为依据；但《旧唐书》叙唐代后期历史，记载疏漏，语多支蔓。欧阳修、宋祁等撰写《新唐书》时，对《旧唐书》曾加以删改，企图实现“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的目标。《新唐书》叙唐代后期的历史，参考和采用了不少文集与野史，增补了史料，尤其对少数民族的记叙，《新唐书》比《旧唐书》的内容更为充实。如《旧唐书回纥传》仅叙述回纥(鹞)族本身的历史，《旧唐书》虽有《铁勒传》，实际上只谈到薛延陀一个部族的兴亡；而《新唐书·回鹘传》在下卷中，以很大的篇幅，将与回鹘有密切关系的敕勒十部，回纥的二客部拔悉蜜、葛逻禄，以及曾附属于回纥、最终又灭掉漠北回鹘政权的黠戛斯等，都作了详略不同的介绍，这对于完整地了解回纥(鹞)及其属部的历史，是不可分割的组成部份。但《新唐书》的修撰，前后相距约二十年，纪志表与列传前后矛盾，存在的问题颇不少。两唐书各有长短，不可偏废。

我在疏证两唐书《回纥传》、《回鹘传》时采取：

(1)对回纥(鹞)本部族的历史，以《旧唐书·回纥传》为主，参考了沈炳震《新旧唐书合钞》卷257上回鹘传的体裁，将《旧唐书·回纥传》全文抄列；对《新唐书·回鹘传》只摘列其不同于《回纥传》的文字与补充的史实，且用括号[]标出。而对与回纥有密切关系的敕勒十部、葛逻禄、拔悉蜜及黠戛斯等，则以《新唐书·回鹘传》下卷为主，其中的薛延陀部，将《旧唐书·铁勒传》的不同记载，用括号[]标出，抄附于内。这样，既可避免重复，又便于进行对照。两唐书《回纥传》、《回鹘传》的原文均顶格抄写，用四号楷书字体印出，大体按照历史事件的年代顺序排列分段。

(2) 疏证部份是由我编撰的，所引的旁证史料及有关内容，一般均注明书名出处，属于我个人的看法往往加“按”以示区别。对于族名、人名、地名、职官、制度等的诠释，则力求简扼。疏证是对《回纥》《回鹘传》的注疏和考证，或增补其阙，或考证其事，或笺注其所出，或订正其误，或评议其是非。疏证部份的文字均低两格书写，用五号宋体字印出，附于相关的《回纥传》《回鹘传》原文段落之后，未标明号码的是对该段原文的考证、诠释及评议；而标明了阿拉伯数字号码①②③……的，是对该段原文中有关字句如时间、人名、地名、事件、制度等的注释和考证，其中公元纪年，古地名的位置，在疏证中用括号（）注明。

(3) 两唐书《回纥传》《回鹘传》原文的标点，参考了中华书局点校本《旧唐书》和《新唐书》，因为它经标点之后发行面广，且易购到。但中华书局点校本由于受到十年动乱的干扰，还有许多欠妥当的地方。为节省篇幅，将另撰文辩正，疏证时从略。

(4) 疏证中使用了简体字，唯对一些专有名词如人名、地名、官名、族名、年号，为避免混淆，有的仍用繁体字。对于经常出现的繁体字，如《回纥传》中之“回”字，当其首次出现时标明后而以“回”字代替。

(5) 两唐书的作者都受到封建正统等错误观念的影响，例如称回纥（鹘）为虏，但为了保持史料原貌，疏证对原文不加更改，相信读者会批判地对待的。

《两唐书回纥传、回鹘传疏证》

刘美崧著

目 录

序(杨志玖)	(Ⅲ)
前言	(Ⅶ)
凡例	(Ⅺ)
回纥(鹘)本部(以《旧唐书回纥传》为主)	(1)
回鹘属部(以《新唐书回鹘传》卷217下为主)	(103)
其中:	
薛延陀	(103)
拔野古	(123)
仆骨	(125)
同罗	(126)
浑	(128)
契弊羽	(130)
多览葛	(133)
阿(𨾏)跌	(133)
葛逻禄	(137)
拔悉蜜	(145)
都播	(147)
骨利干	(149)
白霫	(151)
斛薛	(154)
奚结与思结二部	(155)

附: 乌罗浑	(157)
鞠	(159)
俞析	(159)
驳马	(159)
大汉	(161)
黠戛斯	(162)
唐代回纥(鹘)君主及可汗世系表 ...	(173)
回纥(鹘)君主及可汗世系表汉文与突厥	
文译名对照	(174)
参考书目	(178)
附录:[日]羽田亨《唐代回鹘史之研究》导言节译	(195)
[澳大利亚]科兰、马克拉斯《由〈唐书〉所知的回鹘帝国》	
导言节译	(197)
在蒙古发现的几处回纥(鹘)可汗碑铭	(203)
跋(程溯洛).....	(214)

《两唐书回纥传、回鹘传疏证》

回纥本部

回纥，其先匈奴之裔也，在后魏时，号铁勒部落。其众微小，其俗骁强，依托高车，臣属突厥，近谓之特勒。

[回纥，其先匈奴也⁽¹⁾、俗多乘高轮车，元魏时亦号高车部，或曰敕勒，讹为铁勒⁽²⁾]

(1)《旧唐书回纥传》之“迴”字以后用简体字‘回’字代替。国内外有的学者抓住《新唐书回鹘传》说的“回纥，其先匈奴也”这一条，作为维吾尔族族源出自匈奴的‘依据’，又将匈奴与突厥混同起来，以讹传讹。例如拉德洛夫在《福乐智慧导言》中说，在涂兰低地（天山南部）有一奥以诺以（oinoi）氏族，即中国史上“被称为匈奴的东突厥人的后代迁移过去的”，又说“在公元前三世纪中，许多突厥族(?)连结起来，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经中国人称之为匈奴。再如（苏）阿·恩·伯恩斯坦《维吾尔人民古代及中世纪历史概论》、阿不里兹·成吉思汗《土耳其斯坦——亚洲的心脏》及买买提伊明《东土耳其斯坦历史》（上）等书中，均将匈奴视为维吾尔族的祖先。按：“匈奴”一词的出现最早见于《史记·匈奴传》，系指战国、秦、汉时崛起于我国北方草原地区的强大的游牧部族联盟，匈奴强盛时其统治范围很广，包括漠北的许多游牧部族，回纥的先民——丁零人亦被匈奴役属，因而有的史书如《旧五代史》卷138、《文献通考》卷347、《续通志》卷636皆误认回纥为匈奴之一支。

有的研究语言的学者主张把匈奴语列入突厥语族；但也有人主张匈奴语属蒙古语族或东胡语族。日本学者白鸟

库吉起初在其《西域研究》一书中认为匈奴语属突厥语族，但后来在其《东胡民族考》中发现匈奴语的词汇中大都属蒙古语与东胡语，几乎找不到突厥语。可见，从语言角度来说匈奴人是维吾尔族的直系祖先，并无可靠的根据。

我同意冯家升先生及程溯洛先生等关于回鹘族族源的说法：

獫狁——匈奴
狄 丁零(敕勒，狄历)高车——回鹘

(参见冯家升等编《维吾尔族史料简编》(上册)，程溯洛《维吾尔族族源考》一文)。理由详后。

(2) 新唐书作者正确指出了高车(敕勒、丁零)与铁勒有别。《北史》与《隋书》的铁勒传曾将铁勒的种类及其分布地点作了较详细的论述：“(铁勒)种类最多，自西海之东，依据山谷，往往不绝。独洛河(今土拉河)北有仆骨、同罗、韦纥、拔也古、复罗、并号俟斤，蒙陈、吐如纥、斯结、浑、斛薛等诸姓，胜兵可二万。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白山(天山中段今新疆焉耆以北一带)则有契弊、簿落职，乙咥、苏婆、(那)曷，乌讘(护)、纥骨、也咥、于尼护等，胜兵可二万。金山(阿尔泰山)西南有薛延陀、曷勒儿、十槃、达契等，一万余兵。康国北傍阿得水(今苏联之伏尔加河)，则有诃咥、曷截、拔忽、比干、具海、曷比悉、何(嵯)苏、拔也末、渴达等，有三万许兵。得疑海(今里海)东西有苏路羯、三索、咽蔑、促隆忽等诸姓，八千余。拂林(东罗马都城，今土耳其之伊斯坦布尔)东则有恩屈、阿兰、北褥九离、伏喝昏等，近二万人。北海(贝加尔湖)南则都波等。虽姓氏各别，总谓为铁勒”。按其分布地域计有七大群。而据岑仲勉先生